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全傳
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頭市 盧俊義活捉史文恭

話說當時段景住跑來，對林冲等說道：“我與楊林，石勇，前往北地買馬，到彼選得壯竄有筋力好毛片駿馬，買了二百餘匹；回至青州地面，被一夥強人，為頭一個喚做‘險道神’郝保四，聚集二百餘人，盡數把馬劫奪，解送曾頭市去了。石勇，楊林，不知去向。小弟連夜逃來，報知此事。”關勝見說，叫且回山寨與哥哥相見了，卻商議此事。眾人且過渡來，都到忠義堂上，見了宋江。關勝引單廷珪，魏定國，與大小頭領俱各相見了。李逵把下山殺了韓伯龍，遇見焦挺、鮑旭，同去打破凌州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宋江聽罷，又添四個好漢，正在歡喜。段景住備說奪馬一事，宋江聽了，大怒道：“前者奪我馬匹，今又如此無禮。晁天王的冤讎未曾報得，且夕不樂，若不去報此讎，惹人恥笑。”吳用道：“即日春暖，正好廝殺。前者進兵，失其地利，如今必用智取。”宋江道：“此讎深入骨髓，不報得誓不還山。”吳用道：“且教時遷，他會飛簷走壁，可去探聽消息一遭，回來卻作商量。”時遷聽命去了。無三二日，只見楊林，石勇，逃得回寨，備說曾頭市史文恭口出大言，要與梁山泊勢不兩立。宋江見說，便要起兵。吳用道：“再待時遷回報，卻去未遲。”宋江怒氣填胸，要報此仇，片時忍耐不住。又使戴宗飛去打聽，立等回報。不過數日，卻是戴宗先回來，說：“這曾頭市要與凌州報仇，欲起軍馬，見今曾頭市口扎下大寨，又在法華寺內做中軍帳，數百里遍插旌旗，不知何路可進。”次日，時遷回寨報說：“小弟直到曾頭市裏面，探知備細，見今扎下五個寨柵——曾頭市前面，二千余人守住村口。總寨內是教師史文恭執掌，北寨是曾塗與副教師蘇定，南寨是次子曾密，西寨是三子曾索，東寨是四子曾魁，中寨是第五子曾昇，與父親曾弄守把。這個青州郝保四，身長一丈，腰闊數圍，綽號‘險道神’，將這奪的許多馬匹都喂養在法華寺內。”

吳用聽罷，便教會集諸將，一同商議：“既然他設五個寨柵，我這裏分調五支軍將，可作五路去打他五個寨柵。”盧俊義便起身道：“盧某得蒙救命上山，未能報效，今願盡命向前，未知尊意若何？”宋江大喜，便道：“員外如肯下山，便為前部。”吳用諫道：“員外初到山寨，未經戰陣，山嶺崎嶇，乘馬不便，不可為前部先鋒。別引一支軍馬，前去平川埋伏，只聽中軍炮響，便來接應。”吳用主意，只恐盧俊義捉得史文恭時，宋江不負晁蓋遺言，讓位與他，因此不充他為前部先鋒。宋江大意，只要盧俊義建功，乘此機會，教他為山寨之主。吳用不肯，立主叫盧員外帶同燕青，引領五百步軍，平川小路聽號。再分調五路軍馬：曾頭市正南大寨，差馬軍頭領‘霹靂火’秦明，“小李廣”花榮，副將馬麟，鄧飛，引軍三千攻打；曾頭市正東大寨，差步軍頭領‘領花和尚’魯智深，“行者”武松，副將孔明，孔亮，引軍三千攻打；曾頭市正北大寨，差馬軍頭領‘青面獸’楊志，“九紋龍”史進，副將楊春、陳達，引軍三千攻打；曾頭市正西大寨，差步軍頭領‘美髯公’朱仝、‘插翅虎’雷橫，副將鄒淵，鄒潤，引軍三千攻打；曾頭市中總寨，都頭領宋公明，軍師吳用，公孫勝，隨行副將呂方，郭盛，解珍，解寶，戴宗，時遷，領軍五千攻打；合後步軍頭領‘黑旋風’李逵，“混世魔王”樊瑞，副將項充，李袞，引馬步軍兵五千。其餘頭領，各守山寨。

不說宋江部領五軍兵將大進。且說曾頭市探事人探知備細，報入寨中。曾長官聽了，便請教師史文恭，蘇定，商議軍情重事。史文恭道：“梁山泊軍馬來時，只是多使陷坑，方纔捉得他強兵猛將。這伙草寇，須是這條計，以為上策。”曾長官便差莊客人等，將了鋤頭鐵鍬，去村口掘下陷坑數十處，上面虛浮土蓋。四下裏埋伏了軍兵，只等敵軍到來。又去曾頭市北路，也掘下十數處陷坑。比及宋江軍馬起行時，吳用預先暗使時遷又去打聽。數日之間，時遷回來報說：“曾頭市寨南寨北，盡都掘下陷坑，不計其數，只等俺軍馬來到。”吳用見說，大笑道：“不足為奇！”引軍前進，來到曾頭市相近。此時日午時分，前隊望見一騎馬來，項帶銅鈴，尾拴雉尾；馬上一人，青巾白袍，手執短槍。前隊望見，便要追趕，吳用止住。便教軍馬就此下寨，四面掘了濠溝，下了鐵蒺藜，傳下令去，教五軍各自分頭下寨，一般掘下濠溝，下了蒺藜。一住三日，曾頭市不出交戰。吳用再使時遷扮作伏路小軍，去曾頭市寨中，探聽他不出何意，所有陷坑，暗暗地記著，離寨多少路遠，總有幾處。時遷去了一日，都知備細，暗地使了記號，回報軍師。次日，吳用傳令，教前隊步軍，各執鐵鋤，分作兩隊。又把糧車一百有餘，裝載蘆葦乾柴，藏在中軍。當晚傳令與各寨諸軍頭領，來日巳牌，只聽東西兩路步軍先去打寨，再教攻打曾頭市北寨的楊志，史進，把馬軍一字兒擺開，如若那邊搥鼓搖旗，虛張聲勢，切不可進。吳用傳令已了。

再說曾頭市史文恭只要引宋江軍馬打寨，便著他陷坑，寨前路狹，待走那裏去。次日巳牌，聽得寨前炮響，追兵大隊，都到南門。次後，只見東寨邊來報道：“一個和尚輪著鐵禪杖，一個行者舞起雙戒刀，攻打前後！”史文恭道：“這兩個必是梁山泊魯智深，武松。”猶恐有失，便分人去幫助曾魁。只見西寨邊又來報道：“一個長髯大漢，一個虎面賊人，旗號上寫著‘美髯公’朱仝，‘插翅虎’雷橫，前來攻打甚急。”史文恭聽了，又分撥人去，幫助曾索。又聽得寨前炮響，史文恭按兵不動，只要等他人來，塌了陷坑，山後伏兵齊起，接應捉人。這裏吳用卻調馬軍，從山背後兩路抄到寨前。前面步軍，只顧看寨，又不敢去；兩邊伏兵，都擺在寨前；背後吳用軍馬趕來，盡數逼下坑去。史文恭卻待出來，吳用鞭梢一指，軍寨中鑼響，一齊排出百余輛車子來，盡數把火點著。上面蘆葦乾柴，硫黃焰硝，一齊著起，煙火迷天。比及史文恭軍馬來，盡被火車橫攔當住，只得回避，急待退軍。公孫勝早在陣中，揮劍作法，借起大風，刮得火焰捲入南門，早把敵樓排柵，盡行燒毀。已自得勝，鳴金收軍。四下裏入寨，當晚權歇。史文恭連夜修整寨門，兩下當住。

次日，曾塗對史文恭計議道：“若不先斬賊首，難以追滅。”囑付教師史文恭牢守寨柵。曾塗率領軍兵，披掛上馬，出陣搥戰。宋江在中軍聞知曾塗搥戰，帶領呂方、郭盛，相隨出到前軍。門旗影裏，看見曾塗，心懷舊恨，用鞭指道：“誰與我先捉這廝，報往日之仇？”“小溫侯”呂方拍坐下馬，挺手中方天畫戟，直取曾塗。兩馬交鋒，軍器並舉，鬥到三十合已上。郭盛在門旗下，看見兩個中間，將及輸了一個。原來呂方本事，敵不得曾塗，三十合已前，兀自抵敵不住，三十合已後，戟法亂了，只辦得遮架躲閃。郭盛只恐呂方有失，便驟坐下馬，撚手中方天畫戟，飛出陣來，夾攻曾塗。三騎馬在陣前絞成一團。原來兩枝戟上，都拴著金錢豹尾。呂方、郭盛要捉曾塗，兩枝戟齊舉，曾塗眼明，便用槍只一撥，卻被兩條豹尾攪住朱纓，奪扯不開，三個各要掣出軍器使用。“小李廣”花榮在陣中看見，恐怕輸了兩個。便縱馬出來，左手拈起雕弓，右手急取鈇箭，搭上箭，拽滿弓，望著曾塗射來。這曾塗卻好掣出槍來，那兩枝戟兀自攪成一團。說時遲，那時疾，曾塗掣槍，便望呂方項根攔來。花榮箭早到，正中曾塗左臂，翻身落馬，頭盔倒卓，兩腳蹬空。呂方、郭盛雙戟並施，曾塗死於非命。十數騎馬軍飛奔回來，報知史文恭，轉報中寨。曾長官聽得大罵。

只見旁邊惱犯了一個壯士曾昇，武藝絕高，使兩口飛刀，人莫敢近。當時聽了大怒，咬牙切齒喝教：“備我馬來，要與哥哥報仇！”曾長官攔當不住。全身披掛，綽刀上馬，直奔前寨。史文恭接著勸道：“小將軍不可輕敵。宋江軍中，智勇猛將極多。若論史某愚意，只宜堅守五寨，暗地使人前往凌州，便教飛奏朝廷，調兵選將，多撥官軍，分作兩處征剿：一打梁山泊，一保曾頭市，今賊無心戀戰，必欲退兵，急奔回山。那時史某不才，與汝兄弟一同追殺，必獲大功。”說言未了，北寨副教師蘇定到來，見說堅守一節，也道：“梁山泊吳用那廣詭計多謀，不可輕敵，只宜退守；待救兵到來，從長商議。”曾升叫道：“殺我親兄，此冤不報，更待何時！直等養成賊勢，退敵則難！”史文恭，蘇定阻當不住。曾昇上馬，帶領數十騎馬軍，飛奔出寨搥戰。宋江聞知，傳令前軍迎敵。當時秦明得令，舞起狼牙棍，正要出陣鬥這曾升，只見“黑旋風”李逵手拈板斧，直奔軍前，不問事由，搶出垓心。對陣有人認的，說道：“這個是梁山泊‘黑旋風’李逵。”曾升見了，便叫放箭。原來李逵便是上陣，便要脫膊，全得項充，李袞蠻牌遮護。此時獨自搶來，被曾升一箭，腿上正著，身如泰山，倒在地下。曾升背後馬軍，齊搶過來。宋江陣上秦明，花榮飛馬向前死救，背後馬麟，鄧飛，呂方，郭盛一齊接應歸陣。曾升見了宋江陣上人多，不敢再戰，以此領兵還寨。宋江也自收軍駐紮。

次日，史文恭，蘇定只是主張不要對陣，怎禁得曾升催並道：“要報兄仇。”史文恭無奈，只得披掛上馬。那匹馬便是先前奪的

段景住的千里龍駒“照夜玉獅子”馬。宋江引諸將擺開陣勢迎敵。對陣史文恭出馬，怎生打扮：頭上金盔耀日光，身披鎧甲賽冰霜。坐騎千里龍駒馬，手執朱纓丈二槍。

斯時史文恭出馬，橫殺過來，宋江陣上秦明要奪頭功，飛奔坐下馬來迎。二騎相交，軍器並舉。約鬥二十餘合，秦明力怯，望本陣便走。史文恭奮勇趕來，神槍到處，秦明後腿股上早著，倒插下馬來。呂方、郭盛、馬麟、鄧飛四將齊出，死命來救。雖然救得秦明，軍兵折了一陣。收回敗軍，離寨十里駐扎。

宋江叫把車子載了秦明，一面使人送回山寨將息，再與吳用商量：教取“大刀”關勝、“金槍手”徐寧，並要單廷珪、魏定國四位下山，同來協助。宋江自己焚香祈禱，佔卜一課。吳用看了卦象，便道：“雖然此處可破，今夜必主有賊兵入寨。”宋江道：“可以早作準備。”吳用道：“請兄長放心，只顧傳下號令，先去報與三寨頭領，今夜起東西二寨，便教解珍在左，解寶在右，其余軍馬各於四下裏埋伏，已定。”

是夜，天清月白，風靜雲閑。史文恭在寨中對曾昇道：“賊兵今日輸了兩將，必然懼怯，乘虛正好劫寨。”曾昇見說，便教請北寨蘇定、南寨曾密、西寨曾索引兵前來，一同劫寨。二更左側，潛地出哨，馬摘鸞鈴，人披軟戰，直到宋江中軍寨內，見四下無人，劫著空寨，急叫中計，轉身便走。左手下撞出“兩頭蛇”解珍，右手下撞出“雙尾蠍”解寶，後面便是“小李廣”花榮，一發趕上，曾索在黑地裏，被解珍一鋼叉，擗於馬下。放起火來，後寨發喊，東西兩邊，進兵攻打寨柵。混戰了半夜，史文恭奪路得回。

曾長官又見折了曾索，煩惱倍增，次日要史文恭寫書投降。史文恭也有八分懼怯，隨即寫書，速差一人齊擎，直到宋江大寨。小校報知，曾頭市有人下書，宋江傳令，教喚入來。小校將書呈上，宋江拆開看時，寫道：“曾頭市主曾弄頓首，再拜宋公明統軍頭領麾下：日昨小男，倚仗一時之勇，誤有冒犯虎威。向日天王率眾到來，理合就當歸附。奈何無端部卒，施放冷箭，更兼奪馬之罪，雖百口何辭！原之實非本意。今頑犬已亡，遣使講和。如蒙罷戰休兵，將原奪馬匹盡數納還，更齊金帛犒勞三軍。免致兩傷。謹此奉書，伏乞照察。”

宋江看罷來書，心中大怒，扯書罵道：“殺吾兄長，焉肯干休？只待洗蕩村坊，是吾本願！”下書人俯伏在地，凜顛不已。吳用慌忙勸道：“兄長差矣。我等相爭，皆為氣耳。既是曾家差人下書講和，豈為一時之忿，以失大義？”隨即便寫回書，取銀十兩，賞了來使。回還本寨，將書呈上。曾長官與史文恭拆開看時，上面寫道：“梁山泊主將宋江，手書回復曾頭市主曾弄頓首：國以信而治天下，將以勇而鎮外邦，人無禮而何為，財非義而不取。梁山泊與曾頭市，自來無仇，各守邊界；奈緣爾將行一時之惡，惹數載之冤。若要講和，便須發還二次原奪馬匹，並要奪馬凶徒郝保四，犒勞軍士金帛。忠誠既篤，禮數休輕。如或更變，別有定奪。”

曾長官與史文恭看了，俱各驚懼。次日曾長官又使人來說：“若肯講和，各請一人質當。”宋江不肯，吳用便道：“無傷。”隨即便差時遷、李逵、樊瑞、項充、李袞五人前去為信。臨行時，吳用叫過時遷，附耳低言：“如此如此，休得有誤。”不說五人去了，卻說關勝、徐寧、單廷珪、魏定國到了。當時見了眾人，就在中軍扎駐。

且說時遷引四個好漢，來見曾長官。時遷向前說道：“奉哥哥將令，差時遷引李逵等四人前來講和。”史文恭道：“吳用差遣五個人來，必然有謀。”李逵大怒，揪住史文恭便打。曾長官慌忙勸住。時遷道：“李逵雖然粗鹵，卻是俺宋公明哥哥心腹之人，特使他來，休得疑惑。”曾長官中心只要講和，不聽史文恭之言，便教置酒相待，請去法華寺寨中安歇，撥五百軍人前後圍住。卻使曾昇帶同郝保四來宋江大寨講和。二人到中軍相見了，隨後將原奪二次馬匹，并金帛一車，送到大寨。宋江看罷道：“這馬都是後次奪的。正有先前段景住送來那匹千里白龍駒，照夜玉獅子，馬，如何不見將來？”曾昇道：“是師父史文恭乘坐著，以此不曾將來。”宋江道：“你疾忙快寫書去，教早早牽那匹馬來還我。”曾昇便寫書，叫從人還寨討這匹馬來。史文恭聽得，回道：“別的馬將去不吝，這匹馬卻不與他。”從人往復去了幾遭，宋江定死要這匹馬。史文恭使人來說道：“若還定要我這匹馬時，著他即便退軍，我便送來還他。”

宋江聽得這話，便與吳用商量。尚然未決，忽有人來報道：“青州，凌州兩路有軍馬來到。”宋江道：“那廝們知得，必然變卦。”暗傳下號令，就差關勝，單廷珪，魏定國，去迎青州軍馬；花榮、馬麟、鄧飛去迎凌州軍馬。暗地叫出郝保四來，用好言撫恤他，十分恩義相待，說道：“你若肯建這場功勞，山寨裏也教你做個頭領。奪馬之仇，折箭為誓，一齊都罷。你若不從，曾頭市破在旦夕，任從你心。”郝保四聽言，情願投拜，從命帳下。吳用授計與郝保四道：“你只做私逃還寨，與史文恭說道：‘我和曾昇去宋江寨中講和，打聽得真實了：如今宋江大意，只要賺這匹千里馬，實無心講和，若還與了他，必然翻變。如今聽得青州，凌州兩路救兵到了，十分心慌，正好乘勢用計，不可有誤。’”他若信從了，我自有的處置。

郝保四領了言語，直到史文恭寨裏，把前事具說一遍。史文恭領了郝保四來見曾長官，備說宋江無心講和，可以乘勢劫他寨柵。曾長官道：“我那曾昇當在那裏，若還翻變，必然被他殺害。”史文恭道：“打破他寨，好歹救了。今晚傳令與各寨，盡數都起，先劫宋江大寨。如斷去蛇首，眾賊無用，回來卻殺李逵等五人未遲。”曾長官道：“教師可以善用良計。”當下傳令與北寨蘇定，東寨曾魁，南寨曾密，一同劫寨。郝保四卻閃入法華寺大寨內，看了李逵等五人，暗與時遷走透這個消息。

再說宋江同吳用說道：“未知此計若何？”吳用道：“如是郝保四不回，便是中俺之計。他若今晚來劫我寨，我等退伏兩邊，卻教魯智深，武松，引步軍殺入他東寨；朱仝，雷橫，引步軍殺入他西寨；卻令楊志，史進，引馬軍截殺北寨；此名‘番犬伏窩之計’，百發百中。”

當晚卻說史文恭帶了蘇定，曾密，曾魁，盡數起發。是夜月色朦朧，星辰昏暗。史文恭、蘇定當先，曾密、曾魁押後，馬摘鸞鈴，人披軟戰，盡都來到宋江總寨。只見寨門不關，寨內並無一人，又不見些動靜，情知中計，即便回身。急望本寨去時，只見曾頭市裏鑼鼓響，卻是時遷爬去法華寺鐘樓上撞起鐘來，聲響為號，東西兩門，火炮齊響，喊聲大舉，正不知多少軍馬，殺將入來。卻說法華寺中李逵、樊瑞、項充、李袞，一齊發作，殺將出來。史文恭等急回到寨時，尋路不見。曾長官見寨中大鬧，又聽得梁山泊大軍兩路殺將入來，就在寨里自縊而死。曾密逕奔西寨，被朱仝一朴刀擗死。曾魁要奔東寨時，亂軍中馬踐為泥。蘇定死命奔出北門，卻有無數陷坑，背後魯智深、武松，趕殺將來，前逢楊志、史進，亂箭射死蘇定。後頭撞來的人馬，都墮入陷坑中去，重重疊疊，陷死不知其數。

且說史文恭得這千里馬，行得快，殺出西門，落荒而走。此時黑霧遮天，不分南北。約行了二十餘里，不知何處；只聽得樹林背後，一齊鑼響，撞出四五百軍來。當先一將，手提桿棒，望馬腳便打。那匹馬是千里龍駒，見棒來時，從頭上跳過去了。史文恭正走之間，只見陰雲冉冉，冷氣颼颼，黑霧漫漫，狂風颯颯，虛空中一人當住去路。史文恭疑是神兵，勒馬便回，東西南北，四邊都是晁蓋陰魂纏住。史文恭再回舊路，卻撞著“浪子”燕青，又轉過“玉麒麟”盧俊義來，喝一聲：“強賊，待走那裏去！”腿股上只一朴刀，擗下馬來，便把繩索綁了，解投曾頭市來。燕青牽了那匹千里龍駒，徑到大寨。宋江看了，心中一喜一怒：喜者得盧員外建功，怒者恨史文恭射殺晁天王，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睜。先把曾昇就本處斬首，曾家一門老少盡數不留。抄擄到金銀財寶，米麥糧食，盡行裝載上車，回梁山泊，給散各都頭領，犒賞三軍。且說關勝領軍殺退青州軍馬，花榮領兵殺散凌州軍馬，都回來了。大小頭領，不缺一個。又得了這匹千里龍駒“照夜玉獅子”馬，其余物件，盡不必說。陷車內囚了史文恭，便收拾軍馬，回梁山泊來。所過州縣村坊，並無侵擾。回到山寨忠義堂上，都來參見晁蓋之靈。宋江傳令，教“聖手書生”蕭讓作了祭文，令大小頭領，人人掛孝，個個舉哀，將史文恭剖腹剜心。享祭晁蓋已罷，宋江就忠義堂上與眾弟兄商議立梁山泊之主。

吳用便道：“兄長為尊，盧員外為次，其余眾弟兄，各依舊位。”宋江道：“向者晁天王遺言：‘但有人捉得史文恭者，不揀是誰，便為梁山泊之主。’今日盧員外生擒此賊，赴山祭獻晁兄，報仇雪恨，正當為尊，不必多說。”盧俊義道：“小弟德薄才疏，怎敢承當此位！若得居末，尚自過分。”宋江道：“非宋某多謙，有三件不如員外處：第一件，宋江身材黑矮，貌拙才疏；員外堂堂一

表，凜凜一軀，有貴人之相。第二件，宋江出身小吏，犯罪在逃，感蒙眾弟兄不棄，暫居尊位；員外生於富貴之家，長有豪傑之譽，雖然有些凶險，累蒙天祐。第三件，宋江文不能安邦，武又不能附眾，手無縛雞之力，身無寸箭之功；員外力敵萬人，通今博古，天下誰不望風而服。尊兄有如此才德，正當為山寨之主。他時歸順朝廷，建功立業，官爵陞遷，能使弟兄們盡生光彩。宋江主張已定，休得推托。”盧俊義拜於地下，說道：“兄長枉自多談，盧某寧死，實難從命。”吳用勸道：“兄長為尊，盧員外為次，人皆所伏。兄長若如是再三推讓，恐冷了眾人之心。”原來吳用已把眼視眾人，故出此語。只見“黑旋風”李逵大叫道：“我在江州捨身拚命，跟將你來，眾人都饒讓你一步。我自天也不怕！你只管讓來讓去，做甚鳥！我便殺將起來，各自散伙！”武松見吳用以目示人，也發作叫道：“哥哥手下許多軍官，受朝廷誥命的，也只是讓哥哥，如何肯從別人？”劉唐便道：“我們起初七個上山，那時便有讓哥哥為尊之意，今日卻要讓別人！”魯智深大叫道：“若還兄長推讓別人，洒家們各自撒開！”宋江道：“你眾人不必多說，我自有個道理，盡天意，看是如何，方纔可定。”吳用道：“有何高見，便請一言。”宋江道：“有兩件事。”正是教梁山泊內，重添兩個英雄；東平府中，又惹一場災禍。直教“天罡”盡數投山寨，“地煞”空群聚水涯。畢竟宋江說出那兩件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